

最后的角逐

THE
FINAL
RIVALRY



〔苏〕尤·谢苗诺夫著
富杰黛青译

解放军出版社

最后的角逐

THE
FINAL
REVENGE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最后的角逐

〔苏〕尤·谢苗诺夫 著

富杰 黛青 译
刘俊岭 校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Семенов Ю.С.

Приказано выжить

Воениздат 1984

根据苏联军事出版社1984年版译出

最后的角逐

〔苏〕尤·谢苗诺夫 著

富杰 黛青译

刘俊岭 校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11 $\frac{1}{2}$ 印张243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统一书号：10185·148 定价：2.4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苏联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一部全面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世界外交、军事、政治和谍报斗争的纪实性小说。作者尤里安·谢苗诺维奇·谢苗诺夫是苏联颇有影响的当代政治小说家。

本书主要内容是写纳粹德国在行将覆灭的最后关头，企图秘密与西方达成停火妥协，以抽调部队全力抵抗苏军的反攻；苏联情报中心对此同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最高领导层展开了错综复杂的间谍战。另外，本书还以大量的史料，叙述了苏、美、英三国以及德国首脑人物的有关活动，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译 者 的 话

近年来苏联的政治小说有了较大的发展，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这类小说把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作为叙事中心，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涉及一系列历史人物，具有很强的纪实性，同时虚构的人物又在作品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串连作用。苏联当代作家尤里安·谢苗诺维奇·谢苗诺夫是著作颇丰的一位政治小说家。他的许多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并多次获奖，其中以苏联谍报人员伊萨耶夫（虚构的串连人物）为主人公的一组小说受到苏联读者的广泛欢迎。《最后的角逐》是这组小说中最新的一部。书中出现了大批历史人物。苏联方面有斯大林、朱可夫、崔可夫等，美国方面有罗斯福、杜鲁门、胡佛、杜诺万、杜勒斯等，德国方面有希特勒、鲍曼、戈培尔、希姆莱、戈林、卡尔登布龙纳、缪勒等。小说描写了一九四五年春纳粹德国行将灭亡之际，苏、美、德情报机关进行的复杂激烈的间谍战，同时记述了苏美两国间尖锐的外交斗争。整个小说布局独特，情节曲折。既突出了作品的纪实性，同时又有生动的故事描述，读来引人入胜。

本书主人公伊萨耶夫是苏联一位出色的谍报人员。他化名施季里茨，长期潜伏在纳粹德国，并成为党卫队高级军官。一九四五年春，他在瑞士执行任务，身份已经暴露，但为了在法西斯灭亡的最后时刻掌握敌人准确的情报，他只身返回柏林。于是，一场苏、美、德三国激烈的间谍战

开始了。在联络员、报务员相继遇害，密码被敌破译的情况下，伊萨耶夫(施季里茨)英勇机智地同盖世太保周旋，及时将情报传递给上级，粉碎了德军企图与英美单独媾和的阴谋，有力地配合了苏联的外交、军事斗争。

目前，我国对此类小说的介绍较少，我们也希望通过翻译、出版这部小说使我国读者了解苏联文学的新动态。为了使作品的结构更加紧凑，我们对书中若干部分做了删节。此书俄文版原名为《奉命活下去》。

译 者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角逐开始	(1)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是为了什么？.....	(9)
是的，正是这样，我的确怀疑您	(17)
参阅资料——(一)	(28)
内心的禁锢感	(36)
盖世太保在行动——(一)	(45)
未来报复的基础	(56)
可怜的人，可怜的女人——(一)	(63)
极大的必要性	(72)
参阅资料——(二)	(84)
最后的较量	(90)
领袖和他周围的人	(99)
参阅资料——(三)	(108)
应当学会用假情报渠道	(112)
我怎么办？我需要与西方接触	(122)
可怜的人，可怜的女人——(二)	(129)
参阅资料——(四)	(138)
偶然的因素	(139)
做出最重要决定的必要性	(144)
阴谋的各个环节	(149)
参阅资料——(五)	(156)

盖世太保在行动——(二)	(164)
训练有素的人极少犯错误	(175)
参阅资料——(六)	(184)
盖世太保在行动——(三)	(195)
最后的尝试	(206)
参阅资料——(七)	(219)
悲惨与美好, 善于理解真理	(233)
红军的打击, 后果——(一)	(243)
盖世太保在行动——(四)	(253)
倘若做戏, 就要有这样的场面	(262)
红军的打击, 后果——(二)	(270)
参阅资料——(八)	(276)
参阅资料——(九)	(285)
罐子中的蜘蛛——(一)	(297)
盖世太保在行动——(五)	(303)
罐子中的蜘蛛——(二)	(313)
红军的打击, 后果——(三)	(329)
参阅资料——(十)	(331)
罐子中的蜘蛛——(三)	(341)
结局	(347)

角逐开始

“去梅巴赫三号，” 缪勒吩咐司机，“开快一点，汉斯。”

“梅巴赫三号”是盖伦领导的设在波茨坦的总参谋部“东方外军处”的建筑物的秘密代号。凯特尔元帅和总参谋长古德里安的大本营，豪辛格的作战部和武装力量的首脑机关——约德尔上将的部门就设在这里的松林中。

缪勒坐在后排座位上。汉斯已经给他开了三年车，对他很忠实。汉斯喜欢分队长缪勒的儿子弗里茨，总是悄悄用车把这孩子从学校接回家，尽管孩子的父亲禁止这样做。他每个月都要从乡下父亲的牧场给缪勒带回道地的乡村火腿。

……六天前，弗里茨学校所在地区的盖世太保区队长约见缪勒。区队长把一份教师中的情报员的报告扔在桌上。报告中说，弗里茨把折断了的小梳子塞到鼻孔里，让一撮头发耷拉在前额，学着那个在诽谤性影片《大独裁者》中扮演元首的美国杂种卓别林的样子，用希特勒的口吻喊着对每个国家社会主义者来说都十分神圣的口号：“每个日尔曼人都有权得到土地！每个雅利安人都保证有工作！”而且弗里茨·缪勒给这些口号加了注解。他解释第一个口号是指“每一平米墓地”，他解释第二个口号是指“在头等集中营里”。

盖世太保区队长很年轻，不大了解眼下德国人的交往方式。所以他天真地认为，这份报告不会对他平步青云没

有帮助。

“谢谢，朋友，”缪勒说。他感到手指冰凉，太阳穴发紧。“您的行为称得上是党的真正同志。要是换了别的人，也许出于对我的尊重，会把告密者抓起来，把他的报告烧毁，一切都掩盖起来，犹如石沉大海，不过那样就意味着种下了祸根。谁知道这个被惯坏了的孩子会在家中搞出什么名堂？而他的父亲已把自己全部时间献给了你我共同的党的事业。我们的信仰是：党卫队弟兄之间的关系，只有真理、真理，除了真理，什么也不存在……我任命您为柯尼希斯贝格盖世太保副队长。”

“嗨，希特勒！”

“嗨，希特勒。朋友……我完全以朋友的身份问您一件事……”

“请吩咐，分队长。”

缪勒淡淡一笑：

“嗯，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说‘遵命’您会做恶梦的，可您做了好梦；也许您常常看见鸟——我敢打赌，您看见过巴伐利亚蓝色湖面上的天鹅。”

“我不记得什么天鹅，分队长。我总是记不住梦见了一些什么。刚醒过来时，还记得点高兴的事，可后来白天的事情一多，晚上的梦就全忘了……”

“白天做不成梦，”缪勒说，“白天只是瞌睡，那是由于吃得太饱，可一肚子可怕的事情……好吧，今天我派您干一件事，把弗里茨这个混蛋送到后备兵役局，派到东线去。我不愿在自己家里再见到他，明白吗？任何对我们在前方和后方胜利的缔造者、德意志伟大的元首不恭的人，我都不能宽恕。事后给我来个电话——舒尔茨副官将同您联系

——您要向我报告：弗里茨走哪条路，什么时间出发，派往哪个部队。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分队长！”

他鞋跟啪的一碰转过身去，缪勒叹了口气：盖世太保区队长的脑袋很象司机汉斯的——留着垂发式^①，脖子又长又粗。可他有一段时间很欣赏汉斯的脑袋。他总是坐在车子的后排座位上，盯着司机的头……

他派里哈德·萨波斯干掉了自己的儿子。这个男孩在奥得河附近被打死。这样就保证可以收到小缪勒为伟大的德意志在同布尔什维克匪徒作战中献身的通知。

“如果一个孩子到十五岁没有成为你的朋友，”缪勒自言自语着，“如果他不是念念不忘自己的父亲，对你来说，他就是一个陌生人。血缘问题让戈培尔去管吧，按照帝国的新法律，把这个年轻的、丧失理智的低能儿吊在法庭的绞架上，等待我的可能正是这个命运。如果舒伦堡得知此事，我今天就要被关到地窖去了。上帝要惩罚一个人，就夺去他的理智。是上帝惩罚了弗里茨，不是我。”

……汽车停在“东方外军处”——一座二层红砖楼前。缪勒下了车，把一个塑料盒扔给汉斯：

“吃点面包，孩子，很不错的香肠，尽管不是你那马格德堡产的。我呆不久，不用把车开到避弹所。”

“日安，将军先生。”

“嗨，希特勒，分队长！”盖伦回答，站了起来。

缪勒微微一笑：“生活在我们这个时期，当中尉比当分

① 一种俄罗斯农民的旧发式。——原注

队长更安全。”

盖伦耸耸肩：

“您是个地地道道的日尔曼人，所以您总是把生活的所有现象套进唯一的公式。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逻辑和情感脱节，便会杂乱无章。”

“我没看出这有什么联系。”缪勒说着在盖伦对面的圈椅坐了下来。

“这是一种补充。倘若您能一下子看到我的联系，那么我就不在这儿坐着了，充其量是死在东线的掩蔽部里。”

“您把我看成主要对手是徒劳的，您有比我更强有力的敌人，而且您也清楚这一点。不过，您对俄国的了解，正是您的可靠保证，而绝不是什么关系。来吧，来吧，您还是向天真的农民解释您那逻辑性的妙计吧。”

“请原谅，”盖伦笑了一下，“人的感情是一种有害的东西，而逻辑则是靠自己力量获得的。一旦这两者结合起来，必然会遭到打击。这些年来，我们过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感情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方面，而逻辑，也就是服从命令、执行命令的义务又把我们引向另一个方面。您同意吧？”

“完全同意”。

“您看，您这个地地道道的日尔曼人偏偏把相对立的东西连在一起，并且陷入了非逻辑性的痛苦之中。”

“首先我是巴伐利亚人，而不是日尔曼人。其次，我现在极力把非逻辑性的逻辑同情感分开，显然，这样我眼下才能活着。但我不明白，您凭什么说出‘地地道道的日尔曼人’的话？”

“因为您打算把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思维方式强加给

对方……别争论啦，我也不是纯粹的日尔曼人。我不能不了解普鲁士的成份，您的思维是直线式的：既然是分队长或者是将军，那么在敌人眼中肯定是彻头彻尾的恶棍，而中尉只算是半个杂种的儿子，对吧？”

“是的”。

“您当然比我更苦恼。东西两方的人都憎恨您。至于我嘛，克里姆林宫方面表现出的强烈仇恨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犹太财阀对我的工作产生的兴趣的补偿罢了。”

“现在我完全明白了，” 缪勒叹息道，“您是说，一个将军还可以出卖些什么，而象神父缪勒这样人老珠黄的婊子，即使装成一个中尉，俄国人和美国人也要把我处死！”

“不，您完全不是巴伐利亚人，您是日尔曼人，百分之百的日尔曼人。您的祖辈出生在勃兰登或者是汉诺威，我为您感到遗憾。我和您，分队长，正因为我们是帝国的记忆，而不是别的什么——我的记忆力是针对克里姆林宫的，而您的记忆力既针对克里姆林宫，又针对唐宁街、白宫和爱丽舍宫——绝不应当处决我们。”

“不，” 缪勒摇摇头，“不对，将军。您把我与舒伦堡混淆了。不过，您的思维方向正是我来找您的动机。古德里安拒绝把您的《红色圣经》副本交给我们，为什么？”

“古德里安仅仅是签了个字，分队长，是我拒绝了你们。”

拒绝盖世太保想得到《红色圣经》的要求后，他知道该怎么办。这本书中有苏联政治活动家、将军、设计师和部长们，一句话，有所有政府要员的案卷。这本案卷是盖伦

利用在俄国的谍报组织的情报和窃听电话、审讯俘虏的情况整理而成的。

《红色圣经》是盖伦的希望。世界上还没有人掌握着这样的情报。任何一家情报机关，包括象舒伦堡那样进行政治阴谋的人也不了解盖伦所掌握的材料。舒伦堡忘记了，也许是不明白，真正的情报机关要埋设的是延发地雷，要埋上许多年。不过，他可能很苦恼——他急于想在向元首表功的希姆莱手下干事。但是帝国军队的后备军的作用是：即使在胜利时，也需要考虑到可能的失败，并且还要预先准备报复的措施、反击和新的毁灭性打击。

“您可能错误地理解了我的意思，将军。”缪勒说，“我正是为了和平解决这一问题而来的。”

盖伦摇摇头：

“分队长，不要执迷不悟啦。现在，希特勒唯一的希望是我们，是军队。一年前，甚至就在半年前，您象是一部帝国最可怖的刑律。可现在您离开我们寸步难行。现在不会有人把我交给您。我再也不怕您啦。”

“好吧，好吧。”缪勒说，“您是好样的，我喜欢勇士，从小时候起我就喜欢。我本人是个胆小鬼，只有胆小鬼才对秘密警察说谎。现实的优势就是统治其他人的权力……不过请立即向您的别墅图林根派两个排的兵力，到您的妻子儿女身边，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他们。现在正是可怕的时候，打击随时都会落在不幸的女人和孩子头上。”

说完，缪勒慢吞吞吃力地站起身，向门口走去。

“您疯啦！”盖伦叫了起来，“您疯啦！回来！”

缪勒顺从地转回身，重新坐回椅子上。这时他有力地、象主人一样和气地说：

“哪怕来杯咖啡也好，真的。”

盖伦控制住自己，答道：

“我给您倒一杯咖啡，不过您给自己的住宅派上一个班的冲锋队员也不为过。您也有家庭、妻子和儿子，不是吗？”

“我曾经有过。”缪勒回答，“儿子牺牲在东线，我和妻子也准备献身。您叫住我只是为了这件事吗？”

“您要《红色圣经》做什么？”

“请您入伙。”

“什么意思？”

“一切都非常简单，我有一个同莫斯科联系的渠道，如果把您的《红色圣经》抛给克里姆林宫，将在那边引起一场风暴，一种恐惧和怀疑的狂潮，后果难以预料。西方对莫斯科可能爆发的事件将会极感震惊。如我所闻，您已经有了有关朱可夫、戈沃洛夫、罗科索夫斯基、空军人民委员沙呼林等人的材料。我们要以适当的方式抛出去。弗拉索夫的记忆是有重点的，一般人很容易忘记的事，这个变节者却敏感地记住了，他是真正的逻辑与情感的联合体。我准备在这里研究一下您的‘圣经’，就在办公室里。如果您不怕我把它锁到卡尔登布龙纳或者希姆莱个人保险柜的话，那我就随身带走。”

“一句话，您请求我参与您为之献出一生的事业？”

“噢！您概括得完全正确，将军，真是一针见血！”

“那么您有义务帮助不幸的卡纳里斯。”

“他是由卡尔登布龙纳亲自控制的。”

“是的，可是这位真正热爱德国、热爱元首的人正在集中营里受煎熬，这集中营里有您的人。”盖伦自己也感到意外地补充说，“他们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

“逻辑啊，将军！逻辑！您的逻辑哪里去啦？刚才您说，现在军队是万能的，而我们，可怜的盖世太保完全受到藐视，您自相矛盾，说什么我的人任何事情都可能干出来……”

“好吧，”他说，“我们订个君子协定：我保证被处罚的帝国元帅维茨列宾和特莱斯科夫将军的亲属免予处决，尽管元首已签署命令。我答应，奉元首之命自杀的隆美尔元帅的家人将不按照希姆莱的命令送进集中营。至于不幸的卡纳里斯，我将尽力弄清他的命运。我要尽力弄清他为什么没有受到处罚，是谁拉住了刽子手的手，这对谁有利？这个条件您满意吗？”

盖伦拿起电话，吩咐副官送两杯咖啡来，然后他打开保险柜，一言不发，有些厌恶又有些怜惜地递给缪勒一本书。

缪勒翻开前边几页，微微一笑：

“商品，啊？完全是商品！”

“这不是商品，这是未来。”

副官送来了咖啡。缪勒问：

“哪几页可以拍照？”

“有几页可以，是的，拍整个材料不行。”

“多大比例？”

“四分之一。”

“我们一言为定。您对我还有什么要求？”

“有。”

“请讲。”

盖伦嘴里哼了一声：

“您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姑娘，在您这个年龄这是很普